

中短篇小说集

# 古道碎花

彭愫英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集

# 古道碎花

彭愫英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道碎花/彭愫英著. 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 
2009. 4

ISBN 978 - 7 - 5367 - 4356 - 4

I. 古… II. 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6450 号

责任编辑	唐志刚
责任校对	马 波
装帧设计	贺 涛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:650032)
邮 箱	ynbook@vip.163.com
印 制	云南民族印刷厂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	12.375
字 数	260 千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次
印 数	1000 册
定 价	46.00 元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367 - 4356 - 4/G · 974

# 馨香悠远

## ——中短篇小说集《古道碎花》序

陈建平

霞衣带着25万字的书稿来，嘱我作序。我有些为难也感到吃惊，但还是应承了下来。我想霞衣找我是因为我们是同乡，对《古道碎花》会产生一种共鸣，一种默契，于文字，于这片生养我们的家园。

霞衣是笔名，她的本名是彭愫英，一个很普通又绝不寻常的文学园地的拓荒者。说普通，因为在省内文学圈里，哪怕是州的范围之内她都算不上有什么大名气。说不寻常，是因为她对家乡的热爱，对文学的追求，以瘦弱的身躯走遍了“盐马古道”，并用文字作了记录，最终体现为一本游记散文集《盐马古道》和收在本集里的几篇小说。

记得是在八十年前，艾芜的漂泊丰富了他的人生，也最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宝库。一部《南行记》，记录的是旧时的山峡，旧时的民情。今天，对历史与现实的印证和对故园的根的探寻，盐马古道在霞衣的笔下复活了，走进了医院的病床上她浅浅的梦，也走进了世人的视线，走进了更加广阔的生活。

我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全书的，也许是因为我是山峡的子

民，也许是我和霞衣对这片土地、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着共同的情感——这方水土养育了我们。同一片土地，同一方山水，共同的乡亲，我知道在她的文字里道出了所有山峡子民的心声。

这个集子是以作者笔名命名的。我曾问过霞衣这笔名的涵义，她说：“我觉得人生很短暂，但我想在这短暂的人生里活得美丽，就像那天上的彩霞一样，霞，有天空，还有大地，是自由和快乐的。”这里含着一个美好的心愿，对自己更是对生活在世界里每一个善良的人们。集子收有4篇中篇小说和26篇短篇小说，塑造了众多的山峡儿女形象，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，讴歌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对弱势阶层抱有深深的同情。

怒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，各民族有各自的民族传统、奇特的民风民俗和神话传说，厚重的民族文化衍生了《霞衣》这部集子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，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感受，描写了怒江的自然奇观和人文景观，字里行间寄托着一位峡谷女儿的情结，描绘了各民族血脉相连以及和睦生活，演绎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。

当然在这个集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《古道碎花》，我个人的想法用《古道碎花》作为这个集子的名字似乎更合适些。

《古道碎花》是4篇中篇小说里篇幅最长的，有5万多字，讲述的是清代拉井盐矿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清道光初年（1821年）发现、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开办的喇鸡鸣井，以优质桃花盐著称，积淀了厚重的盐马古道文化。拉井盐矿因诸多因素封闭多年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个大概轮廓罢了，再过些时日，恐怕连影子也是模糊的。《古道碎花》从不同侧面，各种角度，再现了喇鸡鸣井昔日的辉煌。小说采用直序、倒叙等多种手法，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里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古道上先民曾经的生存状况。《古道碎花》主题突出，意义重大，

现实意义自不待言，历史意义更是深远，具有一定教育激励作用。

霞衣不是单色的，而是多彩的。在中篇小说《梦断罗古箐》中，文章开头引人入胜，结尾意犹未尽。采用电影闪回的艺术手法，穿插回忆，似梦非梦，当断不断，突出“梦断”。《梦断罗古箐》是一幅风景画，一首散文诗，如诗如画的罗古箐风土人情里有行云流水的思绪与灵魂相伴，让人品味和流连。而其他一些篇章，感情交割的痛苦与愉悦在现实和浪漫中不断演义，淳朴人生和心灵历练同时铺展开来，雪兰花般绽放，香味纯正悠远。

文章好坏标准不敢说，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觉得是讲得通的：文章要令人感动。先感动自己，进而感动别人；不能使人感动的绝不是好文章。多彩的“霞衣”使我感动，我也相信它会感动更多的热爱生活的人。

霞衣是质朴的，更是勤奋的。也正因此吧，由她走出了“古道文学”的第一步，相信这个集子的付梓问世，必将带动更多的作家投入思考，我们的家园在哪里？如是，山峡幸甚，古道幸甚。是为序。

2008年9月20日

# 目 录

## 中篇小说

梦断罗古箐	(3)
古道碎花	(46)
松和香的爱情	(133)
石月情	(178)

## 短篇小说

柳 笛	(233)
最后一个月饼	(251)
雪 夜	(263)
石榴花开	(267)
来生 我还要做你的女人	(280)
沙滩上的脚印	(287)
雪山下的十字架	(302)
铁心狼	(305)
木 枕	(318)
小 芋	(331)
油桐花	(342)
婷 儿	(349)

夜 灯 .....	(353)
盼 归 .....	(360)
四老爷 .....	(365)
街 景 .....	(368)
你把我灌醉 .....	(370)
等 待 .....	(373)
夜 审 .....	(376)
明白你的心 .....	(379)
琴瑟和鸣 .....	(381)
母亲节醉语 .....	(384)
一串心 .....	(388)
手表的风波 .....	(391)
傻男人 .....	(394)
无 题 .....	(401)
后 记 .....	(404)

中篇小说



## 梦断罗古箐

### —

天刚蒙蒙亮，她就起床对镜梳妆。明天是端午节，也是普米族的情人节。情人节盛会三天，四乡八寨的人们聚在罗古箐情人坝唱歌跳舞，年轻人往往在山歌中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今年的情人节盛况空前，县、乡政府要打造“东方情人节”的品牌，省、州、县的普米族歌唱家将联袂演出，新闻媒体纷纷介入，县文联笔会也在这期间召开，一些著名作家、书画家的到来，更为情人节增添无限风采。当听说刘峻也来了，她的心弦“铮”地拨响了。她将晒干了的羊肚菌装在笃笆里<sup>①</sup>，还特意采了一束刚绽开花蕾的红杜鹃。

她上身穿白衬衣，外罩一件绿色的长褂，再套一件红纽短褂，下穿黑裤子，脚穿黑布鞋，将一串珍藏的纯白色的贝壳腰饰细心地斜挂在围腰上，戴上头饰时，她迟疑了一会，将黑黑的粗辫绕在头饰外面，并将发梢从耳边垂下来，脸却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，已快40岁的她，还是姑娘的装扮！她用手摸了摸脸上丑陋的疤痕，一双大眼黯淡了，抓过蒙脸的绿纱丢在一边，用力将镜子反扣在桌子上，望一望笃笆和杜鹃花，泪盈满了眼眶。

“黑箭。”她对着门喊道。

随着喊声，一条毛色纯黑，颈间有一圈纯白的毛，似戴着一串项链的猎狗跑了进来，狗嘴里叼着一只竹编的精巧背箩。

## 古道碎花

阳光灿灿地照在丹霞峰上。

著名画家、散文家刘峻在端午节前一天随县委的车提前到了情人坝。一踏上罗古箐，山水花木有续不完的故事，他那焦渴的心震颤着，麻木冰冷的感情一点一点在复苏，丹霞峰顶上的坟茔，恍如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迎着松涛召唤他。人去物依旧，难以排遣的是生者对死者的思念。

婉言谢绝了东道主热情周到的宵夜安排，他想避开应酬，安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。尽管已有十多年没回过罗古箐，但就算闭上眼睛，也能摸到他要找的一块石头或一棵草，他对罗古箐的熟知就像熟知自身一样。魂牵梦萦的罗古箐，是他时时在心底翻开阅读的书，而今置身在罗古箐，心潮澎湃的他却没有了勇气翻开这本书！

他被安排在一个单间里。

月光透过木格子窗户洒在屋里，情人坝草坪的轻言和冷杉林的细语在耳边游走，山歌在夜的空濛里若有若无。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一种刀割般的痛弥漫了他的心胸……明天是端午节！

除了吾昔节<sup>②</sup>，普米族民间最隆重的节日就是端午节了。这天，人们穿着节日盛装，一大早就往深山绕岩洞，在岩洞的石坎上点上酥油灯，燃烧树枝熏走邪气和身上的疾病，盘腿坐在岩洞后边喝上几口雄黄、菖蒲泡的药酒，吃蜂蜜蘸苦荞粑粑，吃饱喝足后到溪流瀑布下洗澡，以祈求来年平安、健康，之后人们再到情人坝的草坪上通宵达旦歌舞联欢，年轻人往往通过歌舞找到意中人，结成美满姻缘。

忆往年的绕山洞，总有一位像燕子一样欢快的人儿伴随他；通宵达旦的歌舞，总有一副百灵鸟般的歌喉属于他；宽大的氆氇包裹着两颗相亲相爱的心……伊人不在，空留断肠人，打开心书不堪看！他的灵魂早已上了丹霞峰，在这月夜，他分明听到了她

的呼唤，感受到了她在耳边呼出的气息。

“我来了！”他翻身下床，推开窗，伸出双臂拥抱清冷的月光，无声地对着丹霞峰呼喊。

一夜辗转反侧，天刚蒙蒙亮，他走出罗古箐旅游开发公司的旅店。虽然节令是夏天，但青草上挂着露珠，清晨还有些凉意，若有若无的晨雾让人遐想。刘峻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，猛然发现对面不知何时冒出了一顶墨绿色的帐篷，孤零零地立在绿树青草间。帐篷门首插着一枝红艳艳的杜鹃花，一位戴面纱的普米姑娘正在梳着如瀑飘洒的黑发，一条黑色且颈间戴着白色项圈的猎狗静静地蹲在她的身边。

美极了！他忙转身回房取相机，要将这美丽的画面留住。待他取相机出来，恍惚做梦般，对着晨雾梳妆的少女和她的猎狗都不见了，但那束红艳艳的杜鹃还在，在墨绿色陪衬下格外娇艳迷人。刘峻情不自禁地走向了门前插着红杜鹃的帐篷。

帐篷内没有人也没有狗。

怅然若失的他信步走向情人坝。

“噫/启明星从东方升起/告诉大地将要黎明/我的心似溪流下的红青苔/有心想说口难开/布步（鸟名）啊莫忙唱/替我捎去一枝红杜鹃……”

两棵高耸云霄的千年杉树顶着绿如墨玉的树冠相偎相依，树根裸露地面盘绕，像一对情侣拥抱在青翠如玉的情人坝草坪中间，一条由小溪汇成的河从草甸中央穿过，经过情人树向西流去。情人坝是罗古箐的一块绿玉，四面环山，中央隆起，是一个典型的冰舌遗痕，山峰蜿蜒连绵，桦木、枫树簇拥而生，一条茶马古道沿罗古箐河深入茫茫林海。两棵普米人引以自豪的情人树，周边的树木是他们遮风的布帏，红岩丹峰是他们天然的屏障，大草坝是铺在他们脚下的地毯，明朗的天空是他们爱的天堂。那是一对怎样的情侣呀，虽历尽千年风霜雨雪但忠贞不移！



戴面纱的普米姑娘坐在情人树缠结的树根上，用手安抚着趴伏在脚边的猎狗，忧伤地唱着。

刘峻迅速地按下了快门。

快门响声惊动了猎狗，猎狗“汪”地叫了一声猛地扑过来，措手不及的刘峻吓得“啊哟”一声跌坐在地。

“黑箭，休得无礼！”普米姑娘急叱道。

黑箭不情愿地退了回去，对着刘峻“汪汪”地叫着。

“黑箭！”如惊雷在心头炸响，刘峻的心震撼了。“黑箭？”他冲口而出。

“汪——”猎狗冲着他叫。

“黑箭，呆一边去，不要再叫了。”普米姑娘一边喝叱猎狗，一边走过来关切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刘峻忙起身回答。他看清了普米姑娘戴着的是一块绿色的面纱，和她绿色的头巾、绿色的罩衣成一色，看她的装扮和苗条的身材，就知道她是一个未出闺阁的姑娘。虽然眼角有一些淡淡的划痕，但掩盖不住她那双大眼的美丽，岁月的风霜似乎在眼里落下了太多的东西。

“绿色是我们罗古箐森林的本色，是情人坝翠草的内涵，是生命的象征，我爱绿色。”眼前浮现出一双美丽的大眼，耳畔响起了一位少女调皮的声音……刘峻伤痛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痛苦地闭上了眼。

“您真的跌伤了！伤在哪儿？”普米姑娘急切地问，“我搀您回去好吗？要不要看医生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真的没有受伤。”刘峻掩饰地说：“你的歌声像百灵鸟般动听，美得像你插在帐篷上的杜鹃花，请允许我给你及黑箭照几张照片好吗？不知怎么了，一听到这条猎狗叫黑箭，我就想起一些往事。我和妹妹也曾拥有过一条叫‘黑箭’的猎狗，所不同的是，你这条猎狗脖子中间有一圈项链似的白毛，而我们

那条猎狗通身黑亮，没有一根杂毛。”

姑娘的心悸动了，无声地喊：“峻哥哥！”十多年不见，刘峻有点发福了，那双曾英气四射的眼睛，变得深沉而又忧郁，光洁的额头爬上了许多皱纹，浓黑的头发不见了，黑发中掺揉了些许白发且过早谢顶。她突然觉得头有点晕，身子一晃，险些跌倒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刘峻关心地问，“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坐在情人树盘虬相缠的树根上，轻唤道：“黑箭，过来。”

黑箭乖乖地走了过来，伸出舌头舔主人的手。她用手轻梳它的毛，搂着狗坐在树根上。

刘峻忙按下快门，觉得对面的人太神秘了，她为什么要蒙着面纱呢？她的声音似曾相识，他竟莫名其妙地被吸引了。

“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能允许我找你吗？”刘峻问道。

她没有回答，带着黑箭，向大草坝走去。

歌声不时飞起，刘峻的变焦镜头，无言地捕捉远去的背影和欢闹的猎狗。

蒙面纱的普米姑娘和她的猎狗！对，就为端午节这天早上拍摄的这组照片取名为“神秘的普米姑娘”。

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”，鼓敲起来了，龙耍起来了，狮子舞起来了，芦笙、笛子奏起来了，松枝搭的山门前，一队队盛装的普米少男少女边歌边舞，笑脸迎接四面八方来的客人，情人坝热闹极了。

刘峻本想早早进山绕山洞，但他放弃了。端午节这天绕山洞，普米人很重视，一家大小都出动了。祥和而又亲切的氛围，会让刘峻倍觉心境的凄凉，他无法面对当年点酥油灯的岩洞石坎。

中午，情人节开幕式在情人坝召开。文朋诗友三五成群，在罗古箐旅游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带领下饱览秀美的景色，也有的



追随歌声留在情人坝，徜徉松涛林海。刘峻避开众人，独自向那个门首插着杜鹃花的帐篷走去。帐篷内没有人，也不见可爱的猎狗黑箭。

说不清失落什么，他背着相机，怅然若失向情人树走去，坐在情人树裸露在外且交错盘缠的根上，心有千千结，越解越结。轻轻抚摸着树根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如烟似雾，在心的沙滩上氤氲，如潮水般，撞击着他的灵魂。

## 二

刘峻的记忆里没有母亲，对父亲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。父亲整天酗酒，后来带回来一个女人，女人待刘峻不好，常在父亲耳边挑拨他们父子间残存的一点感情。有一天，刘峻在饥饿中偷吃了一个红薯，遭到父亲和后娘的一顿毒打。从家里出走的刘峻，扒过火车，也扒过汽车，坐过拖拉机和马车，走了许多路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到了一个地方，青翠欲滴的山峰围护着平坦而又宽大的坝子，他流连在地处坝子中间的小镇上。

小小年纪的刘峻已有了三年的流浪史，小镇上的人都叫他“小叫花”，大家虽不富裕，但都同情他，常从嘴边省出一口粥给他。“小叫花”也很乖巧，主动帮人干活，一张嘴叫人很甜，自觉地睡在屋檐下或草楼上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一家人的草楼上过夜，第二天早上，主人家却说东西丢了，毫不客气地撵他走。

“小叫花”伤心地离开了小镇，沿着一条小路没有目的地走，只见树木越来越多，树下铺着厚厚的绿草，绿色汪洋中往往不经意地冒出一块块金黄色的燕麦地，炊烟升处，总有一两家木楞房。野花招蝶歌舞，林中小鸟啁啾赛歌。“小叫花”欢叫着采野花、捉蝴蝶、追小鸟，还为自己编了一个五色花环挂在脖子上，在草地上翻跟斗，不知不觉，他竟跑到情人坝。

天黑了下来，半弯月亮挂在天幕上，他的肚子“咕咕”地

叫起来，极目处，但见草坝四周都是莽苍苍的森林，没有一户人家。山林深处传来野兽的吼声，森林里响着怪啸，“小叫花”害怕了起来，忘了饥饿。他见草坝中间有两棵并排而立的大树，急忙奔过去，本能地蜷缩在树的窄缝中，前胸后背贴着两棵树，好似在亲人的怀里。“如果野兽胆敢来吃我，我就爬到树上藏起来。”望着高耸入天的情人树，他这样想道。

心稍微安定下来，肚子“咕噜咕噜”地叫得更欢了，他实在饿得难受，就从裸露的树根上爬下去，伏在树下的溪水里喝了个饱，胃就不再那么难受了。他正要爬到树上去，朦胧的月光下，他惊讶地发现树根宛如无数柔软的手臂交相缠绕，数不清有多少，一层又一层。

野兽的吼声又响起来了，在这凄冷的夜里格外瘆人。他赶忙爬到树上，看着月光下朦胧的情人坝，不禁伤心起来，树有伴，根有伴，唯独他没有伴！后半夜有点冷，风过处，松涛阵阵，裹着野兽的嗥叫由远而近，白天美丽的森林，可爱的草坝在他眼中变得狰狞起来，好像有无数的鬼魅在逼近，空旷的草场如坟地。他哭了起来，他的哭声在夜的喧嚣中显得软弱无助。

一双温热的大手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脸，妈妈发髻上插着一颗闪亮的星星，她伸开双臂对他微笑。他高兴极了，投入妈妈的怀中，紧紧地抱住她，生怕一松手妈妈就消失了。

“妈妈——”他在睡梦中大叫，用手去搂抱。“汪——”一条狗弹跳开来，他抱到了硬硬的树干，脸吻在了粗糙的树皮上。他惊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从树上掉了下来，竟坐在两棵树中间睡着了。

天已大亮。

“汪，汪汪。”受惊的狗对着他狂吠。

“黑箭，休得无理！”旁边一个威严的声音喝住对他狂吠的狗。